



評苑
改正

文選旁訓大全

十四

流中記

~ 16
2527
9



和16
2527
10-9

集賢堂



評苑文選傍訓大全卷之十四

欽差提督紫荊等關易州兵備副使信安四泉余國寶總閱

保定府知府新城霽字王象乾剛訂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

九嬪一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

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

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

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

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

大正九年三月三日
貝靜姪 氏 贈



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詖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

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誓。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

僭縱。軌制無童。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

元妃。終以五子作亂。家嗣遽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

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

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

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惟薄。不修。劉

文祗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

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敗政之符。外姻

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雕為朴。六宮

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

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

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

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

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

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

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

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

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

授。恩隆好合。遂忘清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

授。恩隆好合。遂忘清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

授。恩隆好合。遂忘清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

授。恩隆好合。遂忘清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

授。恩隆好合。遂忘清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

成家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并太
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
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
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幄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
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
臺之上家纓繚維於園狎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
赴蹈不息焦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
嘆畧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
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
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

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曄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末之詳
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
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
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
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
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
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
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

善本無室字 灌嬰雖陽敗繒君也高祖為沛公項羽從之 樊噲沛人故屠狗為事從高祖後封爵

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繼信越終見蒞臨不其然乎
蕭何樊陰 韓信蒞臨
 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
縉紳
 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
抱關
 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
違存
 枉之志雖冠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
冠鄧 耿賈 鴻烈
 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
善本無不過二子
 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
格
 甚何者直繩則虛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
撓情
 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
參任
 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
事相權

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
建武
 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
參國議 分均休咎 寬科完其
 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
留侯 高祖
 蕭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
蕭曹 郭伋 南陽 鄭興
 崇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
崇恩偏授 易啟私溺 至公均被 必廣招賢
 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
永平 顯宗 追感 功臣 圖畫
 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
南宮雲臺 王常 李通 竇融 卓茂
 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次云爾
依本第係 志功臣 次云爾

宦者傳論

宦者傳論 宦養也周為閹人今謂之宦者官比郎中古者小臣而漢用事故集為傳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力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增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

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受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詠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負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

禁中者謂有禁非得御不得入故曰禁中

安帝年号

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惟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慘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

十數。府署第館。棋列於都。鄧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水紈霧縠之積。盈物珍歲。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剽割萌黎。競恣奢慾。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子。以自銜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噬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群英之勢。力而以疑。獨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冀

行受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察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

逸民傳論

范曄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
孤竹之節夷叔齊也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荆稱則天而不屈賴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
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
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
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繫或疵物以激其清
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止豈必親魚鳥樂

以救之難三遺退而逃其

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蒙耻之寘屢黜不去其
國昭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
曾連為齊却燕電欲曾連連不逃於海上言雖却乘之國亦不移其贈逸之情
為矣彼離經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器埃之中自致
言國之封域也 窳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
意修則矯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
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去之
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
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
徵貢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
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

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宋書謝靈運傳論

約修宋書至靈運傳因為此論於下以論文之升降焉

沈約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

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千建安曹氏基命，武帝文帝明帝三祖陳主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一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伸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

梁孝王治睢陽城為後道首官連於平臺三十四里招延四方豪傑之士

班賈體變曹主。緝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訕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祗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人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多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

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

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

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曾情。非傍詩史。正以

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

精。而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

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

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恩倖傳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

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敷幽仄唯才是與逮
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
賢察疾之人也牛豎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
葉瓊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
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
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
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
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
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益寡徒以憑藉世資用
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

公問其子白理
國亦有常
對曰後之人
隱在君側猶
昔鼠不薰也
毒乃泡矣
戰國策制軍
王明群臣百五
聞北方之畏
乘此也何如
臣黃對近對
曰虎求百獸
食之得狐狐
子無敢食我
天帝命我長
遊天帝子以
為不信吾言
先子隨我後
觀百獸之畏

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
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
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
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與絕陪奉朝夕義
隔卿士皆闔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
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武帝牛馬明帝年建泰始王威獨運空置百
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通耳自所寄事歸近
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
結軌輻輳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
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

虎不知百獸之畏也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毛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昭故北方之畏也。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

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痍。構於牀第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甕。來悉方艚。素練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訐刺。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懼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實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史述贊三首

班固

述高紀第一

五臣本列在後。○翰曰。列題於後者。亦猶毛詩之趣也。

○羽封草即爲雅王司馬仇爲。秦王董慶爲。翟王復封秦。唐故謂之秦。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是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卷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小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述成紀第十

韓信 英布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聞聞恣趙。朝政在王。炎炎燎火。光允不陽。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韓信家貧
從下鄉南昌亭
長寄食高亭長
妻告之乃晨炊
食時往不為其
食信知之自絕
去

黥非以時容
相之當刑而王
及生法黥飲
然曰人相我固
刑而我幾是也

彭越灌嬰
野澤中為盜沛
公攻昌邑越助

兵以秦時都
陽令也其得
湖間人心皆曰
鄒魯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徇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
為侯主朝有齊楚跨制淮梁縮自同閉鎮我北疆德薄
位尊非祚惟殃與克忠信亂嗣乃長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曄

贊曰炎政中微犬盜移國九縣颺迴三精霧塞民厭淫
詐神思反德世祖誕命靈臆自辨沈機先物深畧緯文
尋邑百萬貔虎為群長轂雷野高旗彗雲英威既振新
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
乃顧遠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咸
贊明明廟謀赴赴雄斷於赫有命系我皇漢

論類

過秦論

過秦論秦
之過也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
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
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
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
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
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

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
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
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
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
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
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
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
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
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
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

周金爲三種東周西周也

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
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
報怨於是廢先主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
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爲金人十
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
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
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
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

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叱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

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非有謂無有也言無有此先生而彼立之以任其之事而寓諷諫之義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

評林傳記大全卷之四
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且不視。靡曼之色。且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輿竊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而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主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直。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

干直言於紂。此一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一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於主上之理。即志

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主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危。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

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于湯。太公釣於渭水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誼。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

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官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禎，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四子講德論

并序設為微斯文學與虛儀夫子一遇，淨游先生暨陳仁子論議，故云。

四子

王褒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昂頭，願從足下。

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
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傳命者安從行乎？公卿文學
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
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為親者
也。故毛嫵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
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
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
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矧，蒲苴不能以
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
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

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
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
歌，倚輓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
失節。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
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
俚人不識，寡見，豈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
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
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
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
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

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
侯論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
者感人心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
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
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
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宜故美玉蘊於砥砢凡人視之
快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鑛杜庸人
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巍蕩
蕩黎民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
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

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
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
臣導主志承君惠據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
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
皆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
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偽
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宜者鄙也鄙殆之累
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
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靡眉耆耆之老咸愛惜朝夕願
濟涓史觀太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

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木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為多鮑鱗並逃九戩不以為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耻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

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緝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室計沮議何傷領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寡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

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得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相有管鮑。隰寧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舅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泄庸。剋滅彊吳。雪會稽之耻。魏文有段干田。崔泰。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

疆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王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成潔身修德。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尤願推主上弘風俗。而聘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

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
 以綏百姓祿勤措俸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
 損諸死踈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閱耆老之
 逢辜憐縗經之服事側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
 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
 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
 偽者進達佞諂者容人宰相刻峭大理峻法處位而任
 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擊虎攫懷殘秉賊其所
 臨蒞莫不肌粟骨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怔忡無

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豕
 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
 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
 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
 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
 邕邕群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
 液嘉禾櫛比太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
 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
 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
 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

周穆王任太
 我得四白狼
 歸於宣王
 未詳

評苑仿訓大全卷之十四

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
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什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
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
性驕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
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
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來耕則弓矢牽馬，
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殪什。
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
綏。驚邊枕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
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

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頰，燹齒臬矐。剪髮黥首，文
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懼忻來附。娑娑嘔吟，鼓腋
而笑。夫鴻鈞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
刺史感懣紆音，而詠至德。鄙人黠淺，不能究識。敬遵所
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威德。終日仰歎，
怡懌而悅服。
由是言王命論 王命帝王受命也。時謂置據隴間，彪曰：
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
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劇乃作此論以悟之。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
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

漢書卷之六

班彪

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偏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此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闡於天道哉。又不

親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况公麼不及數子。而欲闡于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綵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

平定旁訓大全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
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
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
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
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宰相封侯
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
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
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
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日帝堯之苗裔二曰
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

①願食其欲立
六國後漢主以
問長良以益
難而漢王較食
吐哺曰豎儒幾
敗乃公事
②願食其求見
沛公方踞牀使
兩女子洗足願
生不拜長揖曰
足下必欲誅無
道秦不實請見
長沛公起備
家謝之延上座
③高祖既定不
下之家在關東
音欲都長安
遂遷都長安
④上欲廢太子
立戚夫人子趙
王如意官后不
知所駕張良曰
願上有不能
致四人令太子

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
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
房之策拔足渾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王之
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
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
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
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
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
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
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

評花房川大人長之十四

三五

為書畢辭安車請以雪家令上見之則一脫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殿繫布錦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公何自從吾兒遊煩公事在謂護太子竟不為太子者良木招此四人之力也

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警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典論論文

文帝典論二十篇 此篇論文章之體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

傳報

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驟騶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

國月板

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聞於自見。謂已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秦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

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太痛也。融等已逝。唯翰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

論夏殷周秦漢魏故云六代大。都言有天下者不可不封建也。曹問。剛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多。雅剛典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

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踈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踈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主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寢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曾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

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二。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衛。仁心不加於

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曾腹浮舟
江海捐棄楫楫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
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
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
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
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細其義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
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
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
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

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
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
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
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
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
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
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
而成帝業自開關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
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
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

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疆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

所謂未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

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
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
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
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
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
法而僥倖無彊之期至于桓靈閣豎執衡朝無死難之
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
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
為灰燼宮室變為蕪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
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耻王綱之

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
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頽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
奉天禪位太魏太魏之興于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
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
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
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
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且今
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
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
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翰弱枝備萬一之慮也

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
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
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為伍非
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
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
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
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
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
山林之中植於官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填暖之以春日
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

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
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
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

博局戲也六策十一一暴方一
言圍碁自關以東謂之奕

韋曜

曜字弘嗣三國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
時蔡邕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
為無益命曜論之曜本
名暉史為晉諱改之
子百學疾沒也而名不稱焉

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
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
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
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

○黃霸以罪繫獄是時有奏侯勝亦下獄霸願受經於勝乃授之霸後為宰相

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賢。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玩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慕易

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野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肝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太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

線之間方目也

棋局線道曰枰也

平范勞州人全卷之十四

三十一

國子校

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碁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質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荷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養生論

嵇康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自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

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
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
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
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
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
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
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
知一過之害生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
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
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

淮南子曰陰
阻之氣多獲
人居於山陰樹
不階臨其水上
飲此水則志
遠

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
也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
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
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
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
處險而癯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
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
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
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
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自惑玄黃耳

務活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
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藁
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
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
勤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
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橫身失理亡之於微積
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
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成歎恨於所遇之
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祖侯抱將死之疾而怒
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

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
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
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
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
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
以尾閭言海水所泄也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
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
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
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
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

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
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
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
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
強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
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
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木順然後
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
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
與萊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運命論

李康 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

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判陽長政有美績

天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
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
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
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
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
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
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
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

周禮太公故字尚父

の左氏傳曰初
曹人或慶祭君
子立於社宮而
謀之曹曹叔振
鐸請於公孫疆
許之里而求之
曹無戒其子
曰我死爾聞公
孫疆為政必去
之及曹伯陽即
位好政曹鄰
人公孫疆好
且言敗之說
悅之因訪政事
說於曹伯陽從
乃皆言而好宋
宋人伐之
子魯大夫怒孫
豹入齊魯康宗
婦人宿遂不
在齊魯天歷
有一人深目而
狼喙命之曰牛
助余乃勝之後
還音過康宗婦
人見所有上
人見所有上

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
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游於羣雄
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
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
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
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
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
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
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與主亂
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

子狀如夢中者
豹以夢中命為
牛因呼曰牛
曰唯新獲麟
龍而親之使為
豎後豹病臥車
將為亂豎有進
食者豎牛其進
覆之以返空器
叔孫遂餓死此
則禍成於康宗
矣

之獲公孫疆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豎豎牛也禍成
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
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
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郊廓上世三十上
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一霸之後禮
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偽成於七國酷烈
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
太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間間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
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
干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

評註傍則大全卷之十四

三十五

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讐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

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之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馬塞之斯為淵。焉。井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其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

卷之八

三

四

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
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
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
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
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道之
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為乎蓋亦知
為之而弗得也凡希世苟合之士遠蔭戚施之人俛仰
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
否應之如響以闕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
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

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於
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為得矣蓋見
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
知伍子胥之鑄鏹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
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
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
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
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
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
如揚雄仲舒之閒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

評林卷之六

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甬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于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游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乘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推髻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板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為物甚衆。為已甚寡。不受其身。而蓄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

名之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辱榮之筭。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璇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胎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辨亡論上下二首

辨亡言吳之興而辨其所以亡也

陸機

昔漢氏失御，茲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拜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枋。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師，跨邑哮鬪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主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

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賔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字，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

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人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諸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籍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水名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

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沂之志。一宇出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主亦憑帝王之號。師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龍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窮財賈。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竟三王之樂。生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鋌。望

評苑傳訓大全卷之四

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擿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翰軒騁於南荒。衝翊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警蹕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本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

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徵王師。蹶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二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辨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

交廣曹氏雖功濟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
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相主基之以武太
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
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
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
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鞞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
備以濟周瑜之師卑官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
謨士之策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
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
先公之規而除刑決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

屏氣躡踵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其以育凌統之孤登
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
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
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
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官室輿服蓋慊如也爰
及中業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雖醲化懿網未
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
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
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
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

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舻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

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導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披甲，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

蜀志卷之四十四

陸公

陸公

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太玄經曰亂不極則治不形坎卦之辭

言帝王之因天時也指五運之序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

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

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

馬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

所謂合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

乏後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

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遽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

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

惠以致人和寬中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

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

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

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

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五等諸侯論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論其典廢利害之事

陸機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

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

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

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

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

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入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為已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王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

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管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督獲，又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聞。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未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於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侯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主之禍而聞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

言及伊訓大義是也

四十七

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閭士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勸王

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闕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買生憂其危臧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

言文傳訓大金卷之十四

四十七

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篡隆皇統，而猶遵晏春秋曰：諺前車覆，後車戒也。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疆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雖興王室，放命者七臣于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闕宇，鋒鏑流乎絳關。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一漢階閭，豐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逮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

禮記百十里之外設方伯，國以為屬，有長十國以連連有師

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讐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

評林傳訓大全卷之四

四

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主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任子之常志脩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優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士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辨命論

弁序者標植根流寓魏庭且後唐難僅至江左負材於世自謂生致雲霄

豈圖逖巡上稔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論劉峻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岸疏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瑀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發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閱紛綸莫知其辨伸任蔽其源于長闡其惑至於鵠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

①老玉曰亭之
 壽之玉曰亭
 謂品其形壽謂
 或其質
 ②淮南子曰昔
 共主之九怒觸
 不周之山使地
 東南傾與黃平
 爭為帝

門則曰唯人所召譏譏譏昨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
主臣作壇
 不揚其流于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
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
 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
 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度
②
 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
 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
 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
④
 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九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
⑤
 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

③後漢書曰揚
 震字伯起解州
 博覽無不窮覽
 諸儒為之語曰
 關西孔子

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夫乙之時焦
 金流石文公竈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
①
 歌其茅莠夷叔斃叔煖之言于輿困戚倉之訴聖賢且
②
 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至乃伍負浮屠於江流三閭沈
③
 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
④
 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推迅翮於風穴此豈
 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璉並一時
 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
⑤
 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必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
⑥
 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

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
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
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
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相}宰衡之與皂隸容彭之與殤
子^{當者}荷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
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
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
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
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
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入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

蜀志曰蜀郡
張裕號相術每
奉鏡視面知刑
死未嘗不撰之
子地
○左氏傳曰切
楚恭王無家通
有寵于五人無
適立焉乃大有
事於群望而祈
曰請神擇五人
主社稷乃偏以
璧見於群望曰
當璧而拜者神

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戲亂在神功
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
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
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槩夫靡
顏臚理^{多鳴}顛頽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
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定乎造
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
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
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
鬱與主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

所立也或已婚
密埋於空室
之施使五人拜
康王跨之電
肘加焉子十
皆皆遠之至
弱抱而入再拜
皆厭紉也
淮南子曰
陽中有老嫗
行在義有兩書
生苦過之謂曰
此國當沒為湖
嫗視東城門有
血便走山山久
及顧也自此嫗
數往相問問
問之嫗對曰
言東門吏殺
以血金問明日
嫗早往視門有
血便走山山國
沒為湖化為魚

奮入劔入紫微并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
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
趙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
炎崑岡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
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
日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
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
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
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廢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
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為詬耻豈崔馬以

戰國策其示
澤謂應侯曰
起率數萬師
越韓魏而取
趙地馬服
盟十餘萬眾
血成川沸
雷使秦業帝
曰羅項氏有不
才于天下之人
謂之精悅帝稱
氏有不才子天
下之人謂之渾
敦

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
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
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
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
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臬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構
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
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冥
安鳩毒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雖大風立於青
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謬天
地版蕩左帶沸唇乘間電發遂覆溇洛傾五都居先王

戎狄之語也
水各

宋景公有疾
熒惑守心熒惑
災星心宋之分
野朝臣謂曰
可移禍於朝公
曰相股肱除元
腹之疾置於股
肱不可也曰可
移公曰國無
久何以益君可
移於歲公曰歲
所以養人歲不
登何以益君是
時侯或方退三
舍延祚二十二年

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
宇種落繁熾充物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
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
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亦者天之
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
異朱均才維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
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
穆謀於潘崇成弑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
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纒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
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

呂氏春秋曰
湯克夏四甲大
旱湯乃以身禱
於桑林於是剪
其髮磨其手
作以為嚴厲
福於上荒虜乃
大至
漢書自嚴處
年遷河南太守
其母徙東海求
欲從延年臘
到雜陽通見
報母大歡焉
其正臘已謂延
年曰天道神明
人不可獨殺我
不自意當常見
壯子被刑殺也
行矣去東海掃
掃除墓地耳後
歲餘果敗

帝殷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宜于公
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
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為脩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
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
止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
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
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
珪璧斯馨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其東
陵之酷暴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
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善人

為善焉有息哉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水紵觀窈
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小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
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
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
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
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
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訕於富貴不違違於
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廣絕交論

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着葛帳練裙路逢峻峻泣然矜之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溉見論抵之於地終身恨之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
奚此之間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故網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
登則貢公喜孛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
蘭茝道協膠漆志婉戀於墳簾聖賢以此鑊金版而鐫
盤盃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
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班陶陶於永夕駱
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
泪辨敘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嬖人靈

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忻然而笑曰客所謂
撫絃微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觀鴻鴈雲飛蓋
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虺屈從道汗隆日月聯璧贊
豐臺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棟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
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膚而為言
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驪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羣
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
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速叔世民訛
狙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
之輕趨錐力之未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

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
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
呼嘯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
星奔籍響川鴛鴦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且開流水接
軫皆願摩頂至踵嚙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
卿湛宗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賈巨程羅山
擅銅陵家藏金穴出乎原而聯騎居里閨而鳴鍾則有
窮巷之賓繼樞之士異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
貫鳧躍蹙杏鱗萃分鴈鴛之稻梁露玉單之餘瀝銜恩
遇進款誠接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日賄交其

曰此武郭皇后
弟况為鴻臚
數賞賜金錢京
師號况為金虎

言交情計大全卷之十四
言引青松以示心指白水以表精信也

流一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顛賊頰，涕垂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敘温煥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道於雲閣。攀其鱗翼，其餘論附駟驥之旌，端軌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澗而喟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實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郊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鼈張王無翼於陳。

張耳封常山王故張王

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纖。衡所以揣其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浮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鎔銖，續微影。撇雖共工之鬼，慝驩堯之掩義，荆南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透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相譚譬之於闐闐，林回論之於甘醴。夫寒暑

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以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未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儼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覺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覺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覺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覺也古人知三覺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道文麗藻方駕曹主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

許御與從兄靖共居燕鄉黨人物命月極更月且評焉

羊角哀左作桃為死文開楚至駭神詩道遇雨雪計不視金乃并衣揮淚角哀入樹中死

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肝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且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輳擊鞞坐客恒滿蹈其闕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瞑目東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嶂厲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郁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

羊角哀左作桃為死文開楚至駭神詩道遇雨雪計不視金乃并衣揮淚角哀入樹中死

故世叔尚見司馬侯之臣撫而泣之

